

咸豐末年的遷都之爭

李寅

1860年，英法聯軍入侵北京。咸豐皇帝出京避難之際，曾經動過遷都的念頭，朝廷上下圍繞着遷都與反遷都展開了三個月的爭議。

咸豐末年遷都をめぐる論争

1860年、英仏連合軍が北京に侵攻した。咸豐帝は北京から逃れるさい、遷都を考えたが、この遷都をめぐる三カ月にわたって朝廷で賛否の論争がかわされた。

Controversies over differing opinions on movement of the capital in last years of Xianfeng's reign

In 1860, the Anglo-French united army invaded Beijing. On the occasion of that he left Beijing to take refuge, the emperor Xianfeng had an idea to move the capital to another place. At that time the whole court had set off heated controversies around the issue whether to move the capital or not for three months.

自順治元年（1644年）至咸豐十年（1860年）二百餘年間，清王朝在北京建立了一套極為完備的統治機構，北京遂成爲清王朝穩固的政治中心。咸豐十年八月，英法聯軍入侵北京，咸豐帝奕訢於八月初八日帶着宮娥、后妃，倉惶“北狩”，成爲清代歷史上第一位被迫出逃的皇帝。逃至承德，奕訢仍心有餘悸，深怕八國聯軍再追至木蘭。出逃後第九天（八月十七日）即諭軍機大臣：“恭親王奕訢辦理撫局，漸有端緒，惟恐心不堅定，或有逃避之意，則撫局又裂，該夷勢必帶兵直趨木蘭……恭親王奕訢，經朕特派辦理撫局……昨復諭令相機辦理，朕亦不爲遙制，總期撫局速成。”（《清文宗實錄》卷328）

咸豐帝本想借其弟奕訢與英法過從甚密的關係來達到議和目的，然事態却是朝相反方向發展。八月二十二日，聯軍攻入圓明園，大肆搶掠，並縱火焚燒，至二十五日纔退出。九月初五，英使額爾金下令焚燒園內三山等處宮殿，並聲稱：“圓明園爲清帝愛玩之所，余焚之，所以示薄懲，亦即所以抑其傲慢心也。”（蕭一山《清代通史》第三冊）圓明園的兩次大火，早已使奕訢驚恐不安，所謂“薄懲”，更使他產生橫禍加身之虞。於是，咸豐帝便想另找一處安身之所，以避夷鋒，清廷上下遂圍繞遷都與反遷都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

首先支持遷都的是新授雲南學政張錫嶸。九月初九，他遞上奏摺，首先闡述了遷都的必要性，“聞夷借和議擁衆入城，勢恐難測。恭請聖駕臨御關中，以繫天下之人心，以植中興之基址，勉竭管蠡，仰祈聖鑑事，臣維立國之本，不患有外患之興，而患無自強之本。”（咸豐朝硃批奏摺）然後，他排除了遷都瀋陽的可能性，“如或謀者謂盛京可往，又將爲權宜之計，然關東

多濱海之區，則夷船窺伺，在在可虞，登陽城而避險，既非長策，況皇上一身，天下人心所繫屬也。值茲軍書旁午，事皆仰荷聖裁，若復北轅，恐於控御諸華有鞭長莫及之勢，設使夷匪據燕雲之要塞，南北之咽喉，然後分虺蜴之徒長驅犯順，援軍路絕，運餉途塞，跳梁之寇，何以御之？”（同上）最後，張錫嶸列舉了遷都西安的七點理由：

1. 定都西安，“以西北控制東南則順而易”，歷史上，漢高祖曾採用婁敬、張良的建議，在此建立了“漢家不拔之基”。
 2. 自周文王開始，陝西一帶便成爲“王業根本”，今若遷都陝西，“得涵泳聖涯”，必可衆志成城，擊退侵略者。
 3. 西安位於關中平原，左據函谷關，“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右爲隴首之險，四周環以涇河、渭河，形勢險要，“可以養力”，定能制服來犯之敵，以顯示皇上之“威嚴”與“昭德”。
 4. 關中平原，沃野千里，資源十分豐富，“我皇蒞此，則關中財用之富饒，無異於帑藏之積蓄”。
 5. 關中地處全國心臟地帶，遷都西安，居中調度，不但可控制東南各省，即西北新疆蒙古諸域，都可以“聯絡控制”。
 6. 北京的糧食來源於南方，而西安“則本地多產米之區，界接三巴，川米亦易接濟”。
 7. 英法聯軍進擾天津，使京師失去了天然屏衛，“若進御關中，則天險復疊”，使侵略者望而生畏，繼而殲滅他們。
- 張錫嶸以爲，“圖全之策，惟此爲優”。（同上）但此奏並未引起咸豐帝多大興趣。